

ArtAlpha 专访朱紫薇

01 我是个对文字没安全感的人，所以用绘画来“转译”

ArtAlpha：本次展览题为“隐迹与剖白”，这是一组具有对比意味的词语，一方面是隐藏，一方面是袒露。你认为这两个词在你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你怎么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朱紫薇：虽然“隐迹”与“剖白”是看起来相反的词，但我觉得它们之间有一种连续性。在和策展人聊天的时候她提到，我常常画水果的切面，这其实也反映出一种创作的倾向。她问我，是不是在画画的时候，其实是试图很真诚地把内心的东西都袒露出来？这个提问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对“文字”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不敢写日记，因为我总觉得文字太直接了，容易被读懂、被揭穿。但内心又需要表达。绘画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转译”的方式，它不会像文字那样赤裸，却又可以让我真诚地释放情绪与思想。

所以，我在创作中会以某种“袒露”的方式去画，但这个过程又相对安全。比如展览中的《漂浮》那张作品，就很好地体现了“隐迹”与“剖白”的关系。像剖开的水果，就是“剖白”的象征；而那些模糊的面孔、局部的身体，则是“隐迹”的表达。它们并不是完全隐藏，也不是彻底坦白，而是在两者之间游移。

绘画给了我这样一个非常合适的路径，我可以把很私密的情感表达出来，但又不会被一下子看穿，对我来说既自由，又安全。

有的时候我的一些情绪，一旦把它跟画面去做结合，这些情绪都会得到一种调整，然后帮助我去很客观的看待生活中的事件和人。

ArtAlpha：您对文学的喜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紫薇：其实小时候对文学就有兴趣，但那时候还算不上系统地阅读。真正开始形成阅读习惯，是在大学期间，我选修了一门设计学院的课。那门课使得我在一个月里读了10本书，老师会带着我们读、讨论，我感觉就是那个过程帮我养成了持续阅读的习惯。之后这个习惯基本就没有中断过。

我后来的创作也和这个阅读习惯密切相关。以前我画的主题更多是围绕消费主义，但到了疫情之后，大家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

2020年那一年，我主要宅在家，外部接触很少，阅读就成了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也是一种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打开更多可能性的手段。那年我看了大概一百多本书。有很多内容我用语言其实很难直接表达，但它们在在我心中却形成了极其视觉性的感受，甚至有些书让我觉得“我自己就在这本书里”，所以我特别想把这种感受转化成画面。

ArtAlpha: 从文学到绘画的转化从一开始就是现在呈现的样貌吗?

朱紫薇: 一开始其实很难直接转化为绘画。我在美院的训练背景偏向具象、写实, 刚开始尝试表达这些文学中的感受时, 画面就显得特别不连贯, 有些像色彩的随意涂鸦。别人会说: “你这不就是色块吗? 我看不懂。”这让我意识到仅仅凭感受无法和观众有效沟通。

于是我逐渐开始探索一种介于具象与非具象之间的表达方式, 尝试用意象、拼贴, 或是通过构图中的层次关系去建立某种“画面逻辑”, 从而传递更多信息。这也成了我后来作品的方向。

ArtAlpha: 在将文字的感受转化为绘画图像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最终的画面是否常常能达到最初的预期?

朱紫薇: 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我通常会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感受起点, 但这个方向往往会偏离。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最终考虑的是绘画本身的逻辑, 而不是去忠实地还原文字的内容。

不过我其实是能接受这种偏离的, 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为了贴近文本本身, 而是想在过程中慢慢贴近我自己。我更关注的是画面中的情绪、氛围、质感, 最初可能会从色彩或感受出发, 后期则会更专注于构图和逻辑上的安排, 比如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位置关系、层次感、是否形成某种节奏。

所以这个转化不是一种线性的还原, 而是一个重构的过程, 是从阅读出发, 但最终是落在我的个人的视觉语言和绘画语境里。

ArtAlpha: 读了这么多书之后, 是否有某一本书、某个系列或某位作家对您的绘画影响特别深?

朱紫薇: 如果说一本书, 那肯定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如果说是一个系列, 那就是偏意识流、非线性叙事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对我最大的影响, 并不只是让我画出书中具体的内容, 而是它们所建立的那种叙事逻辑, 成为我在绘画中尝试表达的“语言”。

这种文学结构让我意识到, 绘画也可以不是线性的、不是传统叙事的, 而是感受性的、跳跃性的。包括策展人也提到, 我的绘画像是在以图像的方式回应某类文学, 那种非逻辑、碎片化、又高度情绪化的表达正是我希望通过画面去捕捉的。

ArtAlpha: 您喜欢的意识流文学中, 比如伍尔夫不仅在形式上很前卫, 也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您觉得她的思想和文学主张对您在艺术创作中的理解和表达有没有影响?

朱紫薇: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而且不仅是伍尔夫, 其实很多女性创作者——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对我来说都提供了很多创作上的启发。

一方面是在形式上, 她们处理事物的逻辑和语言方式通常更感性、更沉静, 也更具有幻想的张力, 比如伍尔夫, 她那种非线性、意识流的书写方式, 其实为我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表达经验的全新路径。这种非传统的结构和视角也促使我在画面语言中去寻找类似的表现方式。

另一方面，我觉得她们的内容倾向也非常重要。比如韩江在《少年来了》中写光州事件，她并没有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处理，而是聚焦于具体的个体，呈现每一个人在事件中经历的痛苦。这种从微观视角出发的方式，对我很有启发。它让我意识到创作不一定需要从“宏观”“普遍”入手，反而是那些被忽略的小的、局部的、隐秘的经验，更有可能打动人，也更真实。

而这些女性创作者所开拓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性别议题，而是一整片曾经被忽视、未被开垦的田野，是很多主流叙事之外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创作自由的一种拓展，也让我意识到还有那么多方式可以去讲述和表达。

02 我希望画面能，让人自由进入

ArtAlpha: 您的画面中经常直接写入文字，这些文字的选择是有特别来源的吗？是从阅读的书中摘录的吗？

朱紫薇：我画面中的文字大多数来源于我读的书，是一些原文的摘选。不过我在选这些句子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强调它们的具体内容，而是更在意书写起来那种线条的形式感。

对我来说，这些文字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延伸，它们的书写方式、排列方式，以及它们在画面中出现的位置，都要跟整张画的结构、节奏、情绪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我更在意它作为画面元素所传达出的情绪或气质，而不单单是字面上的含义。

ArtAlpha: 文学对您绘画的影响很深，对您的性格或生活有影响吗？

朱紫薇：我觉得文学已经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东西，它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也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比如我画《春夏秋冬》这个系列的时候，画面本身未必直接和文学相关，但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些书中的情节或文字。甚至在路上开车看到某个景象，我可能会立刻想到某位作家的描写，或者某位艺术家的作品。

这种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它改变的是我观看世界的方式。文学其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视角和逻辑，它不是现实中具体可见的东西，但它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中寻找某种思维的路径。当我通过画面去回应这些感受的时候，也许能和观众建立起某种共鸣。

ArtAlpha: 您在画面中经常使用图像之间相互遮挡、半透明、层层叠加的方式，这种形式更像拼贴，绘画中不那么常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朱紫薇：我确实非常喜欢不同层次之间的叠加关系，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形式，它更是一种质感上的表现方向，也是一种非线性、超脱现实的表达方式。这些层叠所构成的画面关系，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时间的递进，它们之间的逻辑就像通过视觉来讲一个故事，是我的绘画语言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处理这些画面时，我对现实中那种严格的空間关系反而没有那么感兴趣。我更在意的是在画面里如何用一种更轻巧的方式，去构成冲突或并置的关系。

比如我会把很平面的色块叠加在一个立体感强的具象图像上，或者用粗犷的线条直接覆盖在复杂形象之上。这就像用一个轻盈的元素去对抗一个更大的图像重力，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构成逻辑。

ArtAlpha: 画面中有的线条显得特别随意、轻松，比如《漂浮》那张；但同时又有一些作品中会出现边界感非常强烈的部分，比如一些明确的图像分界，这种对比是您刻意去强调的吗？

朱紫薇：对，我会有意识地去强调“松”与“紧”的对比。我本身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同时又特别在意那种自由、不受限制的状态。我觉得这两种东西其实是互相依存的，需要彼此衬托——你有了紧的部分，松才显得更松；反过来，松的存在也让紧更明确。这种“咬合”的关系，是我画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那种自由、松散的部分可能更多一些，但在最近的创作中，我开始加入像胶带这样的材料，它能制造出一种很清晰的边界感，我希望在画面中让这两种质感并置，从而产生新的层次和关系。

ArtAlpha: 您作品在色彩上常常非常引人注目，在创作中是如何看待色彩的？如何在画面中选择色彩？

朱紫薇：色彩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表达语言，几乎是我创作中最先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每次开始一幅画，第一步就是去设定它的色彩气质，因为色彩能包含最多的信息。

很多人会说我这张画和那张画色调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不像是同一个人画的，这正是因为每幅作品的色彩选择都是基于情绪和叙事需要的。比如一幅讲的是伤痛和沉重的感觉，那它的颜色自然会更压抑、更暗淡；而另一幅如果给我的是一种明媚、轻盈的感觉，我就会用很鲜亮的色彩去强化它的张力。

我并不追求建立一个固定、统一的“个人色彩体系”，而是希望每一幅作品我都能找到它自己最合适的色彩语言。我之所以当初选择读油画系，就是因为色彩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像雕塑系、版画系可能对颜色的使用没那么丰富。所以我一直觉得，色彩是我表达内心最直接、也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

ArtAlpha: 不同的作品通过不同的色彩给人的情绪感受真的很不一样。

朱紫薇：我觉得色彩是绘画里最好玩的一部分。比如我刚画了一张特别暗沉的画，下一张我可能就想画得更明亮一些，对我来说色彩不仅是表达情绪的工具，也是一种自我情绪的调节工具。每当看到不同颜色碰撞在一起，我会感受到绘画带给我的巨大魅力和乐趣。

ArtAlpha: 每件作品当中都有非常多的元素，这些元素的安排是事先预设好的吗？比如位置、大小、色彩的布局？

朱紫薇：我会先做大致的构图设计，会考虑画面中各个元素的大小、颜色、位置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叠压层次。这些我会反复尝试，直到确定下来。

ArtAlpha: 绘画中情绪的直接表达和理性安排画面之间会不会矛盾?

朱紫薇: 这个很有意思。我是 INFJ (MBTI 人格类型) 里面的 F (情感) 和 J (判断) 其实对应着输入和输出。

我的感知方式很感性——比如看书、享受视觉, 它是特别感性的体验。但我在输出时, 也就是创作时, 则非常理性。感性和理性在我创作中是共存的两个方面。

ArtAlpha: 您的画面里很少出现特别聚焦的主体, 每个角落都可以成为被观看和解读的起点。这种结构是刻意安排的吗?

朱紫薇: 其实这点我自己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明确地意识到, 直到前段时间策展人在展览文本里写到了, 我当时看到就特别感动。

也有朋友来工作室看画, 会说不知道该怎么把眼睛聚焦在画面的哪一个点, 好像在画里“迷路”了。这种感觉也不是我一开始就刻意追求的, 但确实是我审美上的一种偏好。它不是一种单一叙事或单一焦点的结构, 而是一种更自由、更开放的方式。

后来我也反思了这个问题, 发现其实跟我喜欢的阅读方式也很像。我并不特别偏好那种围绕一个故事, 结构很清晰的单线叙事的小说, 我更喜欢像《海浪》这样的书——你从任何一页都可以进入, 每个段落都可以停留和解读。

所以回头来看, 我的画面结构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可以自由进入”的状态。我希望观众在观看的时候, 不是被我引导着去看某一个中心, 而是能在画面中“漫游”, 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路径和感受的节奏。

ArtAlpha: 您刚才提到, 在绘画之前你会做很多准备工作。那您怎么判断一张画的构图是“成功”的?

朱紫薇: 首先, 是画面最基本的绘画性——比如颜色、黑白灰、点线面这些形式元素的构成。这一部分其实比较像是抽象层面的判断, 是在结构上对画面做一个基础的界定。就像是你在搭一个框架, 它必须要成立。

其次, 就是看它有没有传达出我想表达的那种比较含蓄的、不那么直白的表达, 是我希望观众能够慢慢体会到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一个好的构图, 既有形式感上的平衡, 也有情绪和观看逻辑上的自由感。我更希望画面可以给人一种“漫游”的自由, 不带有压力地进入, 然后找到自己想停留的地方。

03 女性主义不是限制的标签, 每个女性都有想讲的故事

ArtAlpha: 策展人提到您的创作中带有一种“自我暴露”或“自我剖析”的特质, 您觉得这个说法

准确吗？您怎么看待自己在公众面前通过作品进行的这种表达？

朱紫薇：我觉得是有的，但我呈现的方式是比较隐秘的。

很多时候，我通过绘画表达的，其实是一些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通过语言与人沟通的内容。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只需要面对画布，而不是面对他人，创作环境本身就带有一种隔绝感。

ArtAlpha：现在大家在谈论女性艺术家的时候，似乎总要和“女性主义”挂钩。您怎么看这种趋势？你又是如何理解女性主义？

朱紫薇：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真诚表达的欲望，无论是不是女性艺术家，大家表达的都是自己最想说的东西。

但确实会有人把“女性艺术家”与“女性主义”自动关联起来，甚至作为一个标签来看待，认为这是一种潮流或者是一种容易归类的方式。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简单化的看法。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限制性的标签，而是我们在作为女性去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比如像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她曾说过，她以前以为个人经验是不值得被书写的，觉得应该写一些“宏大”的主题。可她后来意识到，只有从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经历出发，作品才有可能真正打动人，形成共鸣。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作为女性艺术家，我所做的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感受去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为了去迎合某种关于“女性主义”的标签去创作。女性的艺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面貌，它包含了无数不同的声音和讲述的可能性，每个女性都有自己想讲的故事。

所以我会回避这个词，也不会刻意去贴标签。我更关注的，是表达的真实，以及作品中是否有一种可以与人连接的能量。

ArtAlpha：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都被碎片化的信息包围着，接触手机、刷短视频已经成了日常，很多人已经很难静下心来看书了。我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把时间分配给读书的？

朱紫薇：我觉得这跟我一直关注的“文化消费主义”这个主题有关。其实选择这个题材，也是我有意识地想跟当下的这种信息洪流做一个小小的对抗。比如说短视频，我也会看，谁看都会上瘾。但正是因为这样，你更需要主动地和它保持距离，去对抗它。

其实我现在更多的时间得画画，所以也没有太多整块的时间去专门看书，所以目前我通常是“听书”——边画边听。

对我来说，听书是一种很好的陪伴方式。一方面能专注创作，另一方面脑子里也能接收新的东西，像是一天变成了“两天”在用。

而且我真的很感激“阅读”这件事。它不会在短时间内给你立竿见影的改变，可能你读一个月、两个月，也没什么明显的感受。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它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一些东西。

比如让我对自己更了解，也不那么容易被外界声音影响。我以前会更容易内耗，但现在慢慢地变得更稳定、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Q5Nzg3OQ==&mid=2248160735&idx=1&sn=7aa459405884ec13e37469c626dc7d28&chksm=fc68b910e926cfac47456b426e84431b4f4655bbcf35ef1660d8a3893bd91cf66742fa73b917&mpshare=1&scene=2&srcid=0621icuizWb014NkgS59fnuf&sharer_shareinfo=